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杨永峰 著

风 火

情



风火情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书 名:风火情
作 者:杨永峰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7.75
字 数:17.8 万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00 元

ISBN 7 - 80579 - 929 - 6/I·76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杨永峰 著



杨永峰,1928年12月出生于吉林省磐石县(原籍河北省丰润县)。1947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西省工业厅窑业科长、秘书主任;景德镇高级美术瓷厂筹建处主任;景德镇市陶瓷工业局长;中共景德镇市工业交通部部长、工交政治部主任;江西有色冶炼加工厂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中共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市革委会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委统战部部长;中共江西省第八届委员;江西省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七届委员。曾出版文史专著《景德镇陶瓷古今谈》、长篇小说《雪崩》。

序

钟起煌

这是杨永峰同志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前一部长篇《雪崩》(1996年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描绘了中国人民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而进行浴血奋战的壮丽画卷的一角;而这一部写的则是和平建设时期瓷城人民以创造性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艰辛历程。虽然时代背景不同,但都饱含着共产党人和劳动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奉献的鲜血与汗水,饱含着作者对真善美的赞颂与对假丑恶的憎恨,并且同样印下了杨永峰同志革命生涯的鲜明足迹。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璀璨夺目的瑰宝之一。千百年来,景德镇因瓷器而誉满全球。郭沫若曾有诗称:“中国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在此都”。西方人以瓷器 China 来称呼中国,足见瓷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与象征,在全人类文化中的分量与影响。

瓷器作为中华文化瑰宝能有今天的绚丽与辉煌,是历代劳动人民,特别是瓷都劳动者智慧与汗水的结晶,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奋力拼搏的成果。早在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古人已开始制作陶器。至商周时期,已进化为原始瓷器。至东汉时,才进化为真正的瓷器。景德镇自从汉代“靠山筑窑,伐木为薪”开始,到南北朝时镇瓷“自陈以来名天下”,到隋唐时的“莹镇如玉”,到宋代正式成为“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这中间经过了无数次沿革改进,经历了无数成功与失败,产生过许多动人故事,如“祭红”即是其中一个流传至今的美丽传说。而解放后,瓷都人民以高度的智慧和巨大的毅力,克服了无数人为的和自然的困难,把中华民族这一传统文化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小说描绘的正是这一历史阶段中,瓷都劳动人民在创造性劳动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和感人至深的心灵历程。小说中着力塑造了以周子健、余祖林等为代表的一代优秀共产党员和劳动人民的动人形象。从他们身上,人们不难遥想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无数优秀儿女为创造这一灿烂文化所作出的巨大奉献。

本书作者杨永峰同志早年就编著过一本有关瓷都的文史资料《景德镇陶瓷古今谈》,充分表现了他对瓷都的深切了解和真挚的感情。可以说,永峰同志革命生涯中有一大半岁月是和景德镇陶瓷分不开的。他曾担任过省工业厅窑业科科长,景德镇市陶瓷工业局局长,省陶业公司党委书记,景德镇市委书记,不但对瓷都的历史进程了如指掌,而且亲自参与了这一伟大变革,与瓷业工人们同甘苦,共忧患。作为瓷都发展进步的参与者,这当中,有他的汗水,有他的智慧,有他的欢乐,有他的泪水。那无数永生难忘的人物和动人故事,激发着他的创作灵感,成为激励他这位有着半个世纪党龄的年达古稀的老战士依然笔耕不辍的精神力量。

以优秀作品鼓舞人，这已成为文学艺术家们的共识和责任。而优秀作品的产生，则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活。只有和伟大时代伟大人民共呼吸，同命运，才能产生与人民同忧患同欢乐的激情，才能产生能鼓舞人的优秀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读者可以从本书中得到许多真切的感受与有益的启示。

1997年8月于南昌

1

太阳从东方刚刚露脸,显得又大又红。它冉冉上升却又渐渐变得小了、白了,把个靓丽的天空烘托得碧澄如洗。小燕子展开双剪似的尾巴在阳光下飞翔。祁河两岸,峰峦起伏跌宕,佳木葱茏,流水叮咚。风情万物,仪态各异。大自然的造化,是那么和谐完美,令人流连,使人陶醉。然而与这旖旎风光不协调的,是那在山谷间回响的阵阵伐木声,它们既打破了这山林的宁静,也揉碎了眼前的风景。

1959年春天,珠山市建华瓷厂的300余名干部、工人在山上砍伐搬运窑柴。这些长年跟泥巴打交道的瓷业工人,今天不得已来到深山老林干这种从未干过的活。靠近公路的山上的大树都砍光了。

300多人按照工作量编为4个队,由车间或科室领导担任队长。第一队在山上

把直径1市尺以上的松树砍倒，削去枝桠，从陡坡溜下山。第二队把树干锯成7.2寸长的木段，再劈成约5分厚的柴片。第三队用夹篮将柴片挑到溪旁，抛入水中，顺流漂到祁河。第四队在祁河下游选择适合停船和汽车的地段，用钢丝绳、棕绳和毛竹扎关拦柴片，然后起坡上岸，再用船或汽车运至市内堆码整齐。这堆码窑柴也是个“绝活”，像房子般的柴垛，既通风，又不漏雨。

近来接连下了几天雨，溪水湍急奔泻。工人们把溪边的柴片抛入水中。在这些忙碌的人们当中，一个30多岁的男子一瘸一拐地边抛柴片边指挥干活队伍。他就是建华瓷厂厂长余祖林。他中等个，五官端正，疲惫瘦削的脸上一双明亮的眼睛显得更大了。他祖上几代都是瓷业工人，可算是陶瓷世家。他读过4年书，13岁开始学徒，苦熬3年，出师后仍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解放后翻了身，由于表现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了几年车间主任，前年走上厂长的岗位。

远处山坡下来一个挑着四个夹篮的男子，他30来岁，身材高大魁梧，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又粗又硬。他是副厂长高大山。当他一眼看见余祖林时便扯起高八度的大嗓喊：“老余，你怎么还没走啊！你的腿被木头压伤了，赶紧回厂医治，别留下后遗症。再说厂里许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处理呀！”

余祖林直起腰，见高大山因为吃不饱饭而消瘦的脸，心里涌出一丝酸楚。这个钢铁般的汉子，干起工作来不知道什么叫难，什么叫累，对党的事业，对待同志总是像火一样地热情。供他的粮食每月定量是40斤大米，他这个大汉本来就不够吃，为了响应号召，他又主动减去5斤。困难时期肚子油水很少，所以特别能吃饭。因为常吃吃不饱饭，比以前瘦多了。余祖林向前走几步，接过他挑着的夹篮放在地上。“大山，我的腿不要紧，还是你回去吧。厂里还有一大半人上班，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你这管生产

的副厂长及时解决。告诉全厂的同志，咱们弄这些窑柴多不容易呀，请大家尽可能地节省原燃料，多出好产品。咱们在这里干了快两个月啦，在回厂之前还有不少事情要办的，如砍树的山岫费、运柴修路占用农田的赔偿费，要跟生产队结算，借农民的牛、用具要挨家登门道谢，损坏了的要赔偿。这些事都得我亲自去。我只能最后走啦。”

高大山从学徒时起就跟余祖林在一块，很了解也很钦佩余祖林的为人，是个对自己和对别人要求都严的人。别看他平时待人很和气，可他原则性很强，很有主见，对任何事情都认真思考，一旦决定了就不轻易变动。高大山的脾气比较犟，为了工作曾多次同余祖林发生争论，但每次都证明余祖林的意见是对的。后来虽然也有争论，但他再也不过分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太阳西沉到天边云层里，晚霞映红了半边天，色彩缤纷美极了。举目远眺，村庄炊烟缕缕，山窝窝里暮霭萦绕，偶尔传来犬吠和牛叫声。劳累一天的工人开始收工了。余祖林跟大伙一道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处。这是用毛竹和油毛毡搭的几排棚子，地上铺着很厚的稻草。晚上余祖林就睡在地铺上。

食堂开饭。困难时期做饭的方法也是特有的。专门做的瓷器饭钵，分为装2两米、3两米、4两米的大小不等，用锅蒸熟，每人按自己的定量吃。春天山上竹笋多，炊事员挖来炒辣椒，每餐都是这一个菜。没有饭桌子，每人端1碗炒笋、1钵子饭，自己找地方蹲着，吃得津津有味。

青年工人冯小毛端着饭，笑嘻嘻地走到余祖林身旁坐下说：“厂长，干活累点没关系，可这肚子填不饱哪有力干活呀。常言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用筷子敲敲菜碗又说：“整天尽吃这个，肚子油水本来就少，又让这竹笋给刮光了。再说这砍窑柴多少年来都是农民干的活，咱们的手弄出老茧，怎

么能做出好瓷器呀？”

老工人曹火生笑着拍拍小冯的肩膀说：“小伙子叫苦啦？说真的，你还没吃多大的苦。旧社会我学徒那时候，吃的是糙米饭，一碗饭只准吃两筷子菜。每天干十几个钟头的活，还时常挨打。有次忘了给老板娘倒洗脚水，挨了顿打。出师后还没好日子过。吃的是‘梗颈红’，就是粗糙的米饭。菜是自备，因没钱买，经常坐在窑房里吃白饭，叫‘望窑烟’。穿的住的就别提了。现如今咱工人是国家主人，眼下遇到暂时困难，我们要齐心协力想办法去克服才是正理。”

余祖林心里很不好受，望着在场的人说：“同志们的确很苦，砍伐搬运窑柴是个力气活，饭吃不饱，菜的油水少，真苦了大家了。虽然困难很大，但是同志们都顾全大局，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个个奋勇争先，任务完成得很好。”这时又聚拢一些人，他站起来接着说：“同志们都亲眼看到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拿咱们厂来说吧，解放前是几个濒临倒闭破破烂烂的小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技术改造，现在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大型瓷厂。产量比解放初增长6倍多，工人生活有了保障。不料农业遭受的严重自然灾害，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再加上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加紧逼债，更是雪上添霜。”他看了看小冯接着说：“以往窑柴都是农民冬天砍春天搬运，现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粮为纲’，全党要大办农业。‘民以食为天’，这点我们体会得最深了。粮食不过关，别的什么事都办不好。这样砍运窑柴的事，只好由工厂承担了。我相信这困难是暂时的，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一定能够战胜困难，夺取新的胜利。”

银盘悬挂中天，月光透过枝叶洒下斑驳的光点。苍茫的山野，显得格外恬静安谧。枝头不时传来归鸟宿林的拍翅声、雏鸟

唧唧的叫声。晚饭后，工人们洗完脚，三三两两地坐在木头上聊天、讲故事，年轻人嬉戏打闹。突然，冯小毛尖着嗓子叫：“你们看月亮里面也有砍树的呢！”

曹火生说：“月亮里还有个兔子捣药，为黎民百姓治病。”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众人听到朗诵诗句声都转过头望，原来是烧炼车间党支部书记江海龙。人们都用钦佩的眼光望着这个年轻人。江海龙今年二十几岁，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材。他父亲是柴窑“把庄”的，家境较好。初中毕业后随父学烧窑。他勤奋好学，有工作能力又肯干。因此，余祖林很喜欢他。江海龙见大伙都瞧他，便接着说：“王维真不愧是个诗人中的大手笔，他把山泉、青松、明月勾画得活灵活现，读后令人心旷神怡。”他望望砍倒的松树，皱着眉头说：“可是，照这样砍下去，用不了几年，明月照的不是青松，而是徒留树茆的光山了，石上流的也不是清泉，而是泥沙俱下的混浊的泥水了。”

曹火生说：“恐怕连浑水也没有了。”人们见这好端端的树林子被砍得七零八落，很是惋惜。可是不砍又不行，心情很矛盾。

江海龙说：“生产瓷器不一定非烧松柴不可，何必一条道路跑到黑呢？前些日子我看到一个材料上面讲，唐山和沈阳肇新瓷厂都用煤烧，咱们也可以改烧煤么。省内、市内都有大煤矿，煤的供应是不成问题的。”

余祖林正愁眉不展地抽闷烟，听说能改烧煤马上升了精神，仿佛在茫茫大海中发现了新大陆，便对江海龙说：“你的想法不错，我很受启发。看来用煤代替柴是方向，这不光是我们一个厂子，而是全市性的大问题。请同志们都仔细思考一下，咱们还要详细讨论的。今天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干活。”

余祖林躺在地铺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很兴奋，烧煤成功了，古老瓷城的生命将会更加旺盛。同时，他也想到，这

绝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技术、资金、材料方面的困难肯定不少。他暗下决心,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要坚定不移,不搞成功决不罢休。此后接连几天,他分别找人个别交谈,或召开座谈会。经过一番思虑,他在脑海里已初步形成了一个计划。

2

建华瓷厂召开向更高跃进目标进军的誓师大会,要求职工家属都参加,所以今天大礼堂里的人特别拥挤。厂区红旗招展,到处张贴红标语,写着气壮山河的口号,敲锣打鼓热闹非凡。厂领导在主席台上就座,在厂里蹲点的市委第二书记莫真坐在中间,今天的会主要听他作报告。上午8点半大会开始,厂党委书记袁明光主持,他宣布几条纪律后,回身恭敬地对主席台座位中一位中年男子说:“请莫书记作重要讲话。”

莫真37岁,中等个,不胖不瘦,衣着整洁,一举一动气度不凡,显得与众不同。言行沉着、从容,文质彬彬,看上去很精干。解放前他在省城中学读书时加入共产党,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青年运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故乡——珠山市工作。他善观风向,随机应变。他常在报纸上找新提法,琢磨有什么新精神,分析领导人讲话的口气,观察上级的脸色。他为人左右逢源,处事不论是非而看关系。当事情还不明朗时,他的话总模棱两可,一个方面如何如何,另一个方面又如何如何,听起来辩证法运用得很好。当上级发下文件或领导人有明确的态度

时,他发挥领会和阐述的才能,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在推行“一长制”时,他大会小会讲“一长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必然性、紧迫性,把“一长制”的好处归纳出许多条,说得天花乱坠。当听到某领导人说“一长制”不符合中国国情时,他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连个认识过程也没讲,完全站在批判别人的角度,以一贯正确的角色自居,大批“一长制”和赞成搞“一长制”的人。

他担任工业局长时,很少下工厂,把工业系统的“笔杆子”都集中到局里,为他作报告写材料,经常通宵达旦。他本人也不辞辛劳,跟“秀才”们咬文嚼字,反复推敲,常常为一句话、一个字花去好长时间。厂里领导有急事到局里请示,他不表态也不拍板,一门心思搞他的讲话材料。

他很会讲,善于哗众取宠。不了解他底细的人,特别是涉世不深的青年被他给蒙住了,真不知他吃几碗饭,甚至崇拜得五体投地。这个美丽外壳包藏着祸心的人,原本是个障人耳目的利己主义者。

莫真的伪装不仅欺骗了不少青年,就连市委主要领导也受了蒙蔽。身为工业局长的莫真在大跃进年代出尽了风头。工业系统捷报频传,“卫星”放了几个,高产经验常见于报端,现场会接连不断。莫真到处作报告,一时间成了风云人物。有人提醒他数字可能有假,他不以为然地说:“要算政治账,应当看到它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力量,这样就能精神变物质。”

市委第一书记许鹏身体不好,在大跃进时连续作战,昏倒在工地,住进医院。市长身体也不好,坚持日常工作有困难。全市工作受到影响。因为莫真在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中表现得突出。经市委研究报省委批准莫真任市委副书记,几个月后又提为第二书记。然而踌躇满志的莫真却得陇望蜀,早已觊觎第一书记的位置。

他说话声音不高，吐字清楚，逻辑性强，重点突出，迎合不同身份人的口味。今天，他端坐主席台上，面对建华瓷厂干部工人期待的目光，更显得自信和稳健。他首先分析大跃进形势和取得的重大成就，论述伟大意义。最后他说：“跃进的号角吹遍了神州大地，在这火红的年代，亿万人民高举‘三面红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干社会主义，其实共产主义即将到来，问题是什么时候宣布合适。”

台下顿时交头接耳，纷纷议论起来。共产主义是多么激动人心、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字眼啊！人们欢腾雀跃，眉开眼笑，一位老工人说：“这下子可好啦，我这辈子终于看到共产主义啦。”也有的人大惑不解，说：“闹了半天共产主义就这样啊，连饭都吃不饱……”身旁一个人捅他一下，眼睛瞄瞄主席台低声细气地说：“乱说话会惹祸的。”

余祖林因为刚从乡下回来，没有准备，由第一副厂长贾正人代表工厂讲话。贾厂长今天穿着笔挺的毛料中山装，头发梳得又光又亮，站在话筒前得意得眉飞色舞，扯起破锣似的大嗓门：“东风吹，战鼓擂，巨人赛跑谁让谁。现在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老年学黄忠，青年学赵子龙，妇女学穆桂英。把困难踩在脚底下，把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去。”莫真听着紧皱眉头，本来他想在他讲话之后，厂领导能拿出个产量翻几番的计划，这样既是对他讲话的回应，也是这次大会的成果，哪知道这家伙光说大话。幸好这时成型车间锣鼓喧天向大会报喜：压坯产量增长 50%，还有两个新器型。车间党支部书记刚宣读完豪言壮语的喜报，彩绘车间也来报喜：设计出 8 个新花面。

大会开得很成功。人们情绪饱满，干劲倍增，都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余祖林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他站在礼堂门外，两眼凝视着这个建国后改建的瓷厂。原料

车间、成型车间厂房都是新建的，又高又大光线又好，生产工艺是全新的，基本上实现机械代替手工。彩绘车间厂房也是新建的。只有烧炼车间厂房和窑炉都是老的。多么好的工厂、多么好的工人。他们确实是以厂为家，一心扑在生产上，把自己的命运同工厂的命运连在一起。眼下3座柴窑因为窑柴供应不上，只有1座窑的烟囱冒烟。烧炼是瓷厂的喉咙管，窑不能正常运转，别的车间都得停摆，这个1800多职工的工厂不要说给国家作贡献，连工资都发不出。全厂的人都很焦虑，余祖林更是寝食不安。看来烧柴是死胡同，愈往后愈被动，走烧煤的道路势在必行。针对在山上酝酿的粗略方案，他又找技术人员、工人交谈，开几个座谈会，集中好的意见，形成了正式方案。现在工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重大问题都得经党委讨论决定。

党委会上，余祖林首先汇报了当前生产情况，着重分析了由于窑柴供不上，全厂处于半停工状态和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接着提出以煤代柴的设想。他从必要性、可行性两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同时提出为了稳妥起见，先进行试验，成立一个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试验班子。关于资金问题，一方面写报告请上级拨款，一方面厂里从大修理基金和折旧提留中挤一点。他的话音刚落，贾正人便迫不及待地说：“你余祖林可真是异想天开呀，眼下工厂快垮台了，你那试验要等猴年马月才能成功，远水救不了近火。再说工资都发不出，哪还有钱搞什么试验，你别白日做梦啦。”

高大山见他不是讨论问题，而是借机挖苦人，便说：“正是因为有困难才搞试验，你不是说把困难踩在脚底下，怎么现在让困难给吓住了呢？”

贾正人脸红脖子粗地说：“你赞成试验你拿钱来，空口说白话有什么用，这可不像你吃大米饭那么简单。”